

# 話絲

期一十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以上對折

## 盤庚中篇的今譯

顧頡剛

(古史雜論之三)

二年前，在家中讀書，曾將尚書譯出數篇。那時沒有發表，就隨手擱置了。現在把盤庚中篇鈔出，付與話絲。聊塞我一期文字之責。

盤庚三篇，是商王盤庚要遷都而臣民不願意，他對於臣民公開的三次演說。這三篇演說稿從現在看來實是非常奇怪。他說了許多的話，竟沒有把他們為什麼應該遷都的一個主要意思說出來，——雖是後世的學者有了河患的成見已經替他加上了些理由。實際上，他只有把甘言好語來騙他們遷徙，把嚴刑峻法來逼他們遷徙，把先王先祖的神靈來嚇他們遷徙。

適之先生曾懷疑盤庚篇是假古董。我以為這篇究竟是真的商代文字，或是周代人擬作的文字，現在固然沒有考定，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這是戰國以前的作品，不是秦漢人的手筆，如堯典皋陶謨之類。這不必搜求別的證據，只要看思想的徑路已可明白。原來西周以

前，君主即教主，可以為所欲為；若是達到臣民不聽話的時候，只要在占卜上擲出上帝和先祖來，自然一切解決。這一種主義，我們可以替牠起個名兒，喚做『鬼治主義』。西周以後，因疆域的開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開；自孔子以至荀卿韓非，他們的政治學說都建築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擴張得極大，他們覺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誠信的感覺；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風從，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逼迫。所以那時有很多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德化』的故事出來。這類的思想，可以定名為『德治主義』。戰國以後，儒家的思想——德治主義——成了正統的思想。再不容鬼治主義者張目，故盤庚篇已不會得假造出來，即使假造了也不容收入尚書了。

這也可以舉一個例。西漢時偽造的秦誓，上面有『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鵬』的話；漢代的經師便不信任牠，馬融更斥其『在子所不語中』，（尚書正義卷十一秦誓序疏引），

這篇文字到底不久失傳。東晉時偽造的古文尚書，連篇累牘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歷代奉為大經大法。當閻若璩做尚書古文疏證揭穿牠的作偽的真相的時候，萬斯同就說，『古文尚書，……其言明白正大，如日月昭垂。……使尚書而無古文，不當列于五經矣』（羣書疑辨卷一）。可見只要人性充足，便是偽書也就有了牠的存在理由了。我們更看漢代時緯的勢力何等盛，但其勢力究竟不能侵入經中，也可明白這個趨勢。所以在此我們可以知道，鬼治主義自經失勢之後，牠再也不能回復到原來的地位了。

鬼治主義的歷史材料，自經秦代焚書，漢代尊儒家之後，所存的已絕少。盤庚這篇文章，即使不真是盤庚的話，但我們也可以借此窺見德治主義未起之前的政治狀況，終究是一種極可寶貴的材料。

## 本 期 目 錄

盤庚篇的今譯	顧頡剛
密談	作人譯
雪	魯迅
修正紅樓夢辨的一個楔子	平伯
日本的人情美	開明
A. Petofi 的詩	L. S. 譯
海峽除夕歌	林玉堂
永樂的聖旨	開明

盤庚三篇中，以中篇的鬼氣為最重，故現在選鈔了中篇。

(一)原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喪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傳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永故以，丕從厥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船，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百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

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文；汝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祖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篇中句讀，與普通論本很有不同。如「先王不懷厥攸作」用孔廣森說（經學卮言卷二）。「亦惟汝故以」用江聲說（尚書集注音疏卷四）。「我乃劓殄滅之」用王引之說（經義述聞卷三）。「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今予命汝一」及「汝有戕則在乃心」用俞樾說（羣經平議卷四）。

(二)譯文：

盤庚決定渡過黃河，把人民遷徙過去，於是聚集了許多主張反對的人民，預備盡心地講出一番話。許多人民都來到王庭之內，很恭敬地候着。盤庚喚他們到面

前，說道：

你們留心聽我的話，不要輕忽了！我們的先王沒有一個不是顧全人民的；人民對於君上也都能體貼他的心；因為君臣這等和好，所以很能順着天時生活，不犯什麼凶災。

現在上天降下大災來了，我們的先王碰到這種事情，爲了人民的利益，也不肯戀了他們所手造的宗廟宮室而不遷徙的。你們爲什麼不去想想先王的故事呢？我現在效法先王，要使得你們的生命安固；并不是爲了你們有罪，要罰你們這般。你們要知道，我所以喚你們到這個新邑中去，正爲了你們自己的利益，這個利益原是你們大家一樣地要求的。

現在我要把你們遷徙過去，希望安定我們的國家，但是你們不惟不能體會我心的苦處，反要大大的胡塗起來，發生無謂的驚慌，想來變動我的主意；這真是你們自取困窮，自尋苦惱！譬如趁船，你們上去了只是不解纜，豈不是坐待其朽敗呢。若是這般，不但你們自己要沈溺，連我們也都要隨着沈溺了。你們沒有審察情形，一味憤怒，試問這能有什麼利益！

你們不做長久的計畫，不想不遷的災害，那是你們對於自己大大地過不去

了。你們只想苟且地過得今天就算，不管後來怎樣，可憐上天還那裏能設容許你們活着！

現在我囑咐你們：人家來搖惑你們的時候，你們應當把他們的話看作穢惡的東西一樣，不要去接觸牠。我所以這般勸告你們，正是要把你們的生命從上天迎接下來，使得你們可以繼續地生存。我那裏是用威勢來壓迫你們呢？我原為的要養育你們許多人民。

我想起我們先王的任用你們的人，就記掛你們，要養育得你們好好的。現在此地既經不能住了，若是我還勉強住着，先王一定要重重地責罰我，說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地虐待我的人呢！」若是你們無數人民不肯去求安樂生活，和我同心遷去，先王便要重重地責罰你們，說道：「你們為什麼不與我的幼小的孫兒和好呢！」所以你們做了不好的事情，上天決不饒恕你們；你們也決沒有法子可以避免這個責罰。我們的先王既經任用了你們的先祖，你們當然都是我所畜養的臣民。倘使你們心中存了毒害的念頭，我們的先王一定知道，他便要撤除你們的先祖先父在上天侍奉先王的職役；你們的先祖先父受了你們的牽累，就要棄絕你們，不救你們的死罪了！如果你們在位

的官吏之中有了亂政的人，貪着財貨，不顧大局，你們的先祖先父就要竭力去請求我們的先王，說道：「快些定了嚴厲的刑罰給與我們的子孫罷！」於是先王便大大地降下不祥來了！

現在我的計畫決定了。你們對於我所憂慮的事情，應當體會，不可漠視。你們應當各各把自己的心放得中正，跟了我一同打算。倘有不道德的人亂作胡為，不肯恭奉上帝，以及作歹為非，却奪行路的，我就要把他們殺戮了，絕滅了，不使得他們惡劣的種子遺留一個在這個新邑之內！

去罷！去尋安樂的生活罷！現在我要把你們遷過去了；在那邊，希望永久安定你們的家！

這篇中除因句讀的改變而易其解釋之外，如「爾忱不屬」，忱作沈解；屬作獨解，從俞樾說。「我先后綏乃祖乃父」，綏作斥退解，亦從俞樾說。（均見羣經平議卷四。）又「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因為照了原文次序譯不成句，故文氣略有變動。我鈔完了這一篇譯文，拿來與原文一對，覺得我加入的字和加入的話太多了。但不加這些，原文的意義又難以達出。其餘遷就了今語，把原文語氣改動的也有好幾處。要改得牠銖銖悉稱，恆心貴當，一時又無此功夫。好在這篇文字登在此地，只是使大家看看鬼治主義

的政治的大概，並不是正式翻譯尙書，就是這樣算了罷。至於意義的錯誤，這是極希望讀者指正的。

翻譯古書真不容易，因為原義太難弄清楚而解釋又太紛歧了。即如「殷降大虛先王懷不厥攸作視民利用遷」一語，照了孔廣森的法，應該譯作：

現在上天降下大災來了，先王的神靈却不來保護我們，是他們已經不願安居在他們手造的宗廟宮室之中了；他們所以要這樣，原為從人民的利益上着想是應該遷徙的。

照這樣說，乃是商的先王對於這一次的災難表示出應該遷徙的態度，理由亦甚充足。但因下句為「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似是叫他們回想以前遷都的故事的，那麼，在文勢上只得譯作「先王碰到這種事情，為了人民的利益，也要遷都的了」。但這樣，又與上段「鮮以不浮於天時」衝突。這真是沒有法子！

我翻譯了尙書的經驗，知道古書是翻譯不好的。但是翻譯不好就應該不翻了嗎？我以為正當多翻。其一，古代的歷史和傳說為了古書的難讀，不知埋沒了多少材料不得看見；若能翻譯出來，古代的情形就容易知道，我們的歷史慾也可以多滿足一點。其二，舊道德的權威即伏在古書的神秘之中，越難讀就越神秘，使得攻擊牠的人眼花撩亂，不得要領；若是翻譯出來，大家知道原是這麼一回事，牠就要站不

住了。至於意義多岐，繁解不得，這只有各人隨着自己的見解多翻幾部出來，讓讀者自己選擇好了。

十四，一，十六。

密談

作人譯

古希臘擬曲之一

人物 珂列多 女主人

美忒羅 女客

珂列多之婢

珂 美忒羅，請坐。——鴉頭，站起，給這位太太拿一把椅子來。我現在總非自己吩咐不行了；你不能够自動的去做一點事情，你這可憐的東西。天呵，你真是一塊石頭，懶天天的躺在屋裏，不是一個活的奴婢。但是在我量給你麵粉的時候，你計算這些粉粒；倘若從紗篩裏漏下了一粒，你便咕咕噥噥的說個不了，直到牆壁都聽厭了。現在你動手擦呀刮呀的弄那椅子，現在那椅子正要用了，你賊骨頭。你要謝她正在這里；要不是爲她，我已經給你嘗我的拳頭的滋味了。

美 親愛的珂列多，你也帶著這個軛，正同我一樣。我日夜咬我的牙齒，我狗一般的叫喊，都爲了這些傢伙。但是我來這里的緣故，——

珂 走出去；走你的罷，你深心的東西——全身是耳朵和舌頭，其餘只是懶惰。

美 我請求你，親愛的珂列多，不要騙我；給你做那皮帶的是誰？

珂 你在哪里看見我的皮帶的呢，美忒羅？

美 諾西斯，藕林那的女兒，三天前擊在她的手裏。我相信，那是一件極好的禮物！

珂 諾西斯！她那里得去的呢？

美 我告訴了你，你不去宣揚麼？

珂 憑了我自己的甜美的眼睛，親愛的美忒羅，沒有人能够從珂列多的嘴裏聽到你所講的無論什麼話。

美 那變，這是友蒲勒，比達思的女兒，送她的，叫她不要讓別人知道。

珂 呵，那些女人們呵！那個女人遲早總要把我收拾了罷。我是親切的人，當時她那樣的請求，所以我便給了伊，連我自己還沒有用過一回呢，似乎是得到了什麼藏寶，她便走去給了不相干的人。請罷，請罷。親愛的朋友，倘若這是你的本性如此，那麼你去尋別的好朋友來替代我罷。但是拿去給諾西斯用，——我恐怕要對了她說出不是女人們所應說的話了，——願亞特拉斯台亞（報施女神）不要見怪，——條借給她哩。

美 阿，珂列多，你不要聽了一點閑話，便把你的胆汁升到鼻孔上來。正當的女人應該能够忍耐一切的事情。這是我的不好，和你講起這些話來。我的舌頭真該割去了纔是。但是剛纔我所當真要問的，是這做帶子的是誰呢？倘若你真是我的朋友，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

這樣的看著我，而且笑著？你是初次看見美忒羅麼？你爲什麼這樣的莊重？我求你，珂列多，不要說謊，但告訴我這是誰做的？

珂 天呵，你是多麼煩膩的人呀！好罷，那是開爾敦做的。

美 阿，是了；但是那一個開爾敦呢？那里面有兩個開爾敦，你知道。一個是灰色眼睛的，住在吉來諦思的女兒密泰列納的近旁；但他是連將一個牙撥縫在立琴上都不會的。還有一個在海摩陀羅思住宅的間壁開著店鋪，你走完了大街，就是那里了。他從前是有點像樣的，因爲他得到近來亡故了的吉泰諦思的愛顧，——願她永遠不被她的親友所忘記！——但是他現在也老了。

珂 你所說的那兩個人，都不是的，美忒羅。我這一個是從吉阿思或是葛列色拉來的，——我記不起是那一個了，——他是禿而且矮，正是布勒克西諾思的活的彫像。兩個無花果也沒有比他們更相像了。你要先去聽他說話，纔能够知道這是開爾敦不是布勒克西諾思了。他在家裡製造，却秘密的出售，因爲各家都怕稅吏呢。但是他的手工，給你了，你怕要想是雅典那（女紅之神）親手所做，不是開爾敦的。是了，他拿了兩條帶子到這里來。我一看見，我歡喜得連眼睛都將突出了。我沒有見過一條帶子，——此外沒有人聽見麼？——做得這樣好，棉羊一般柔軟，那些皮條也同羊毛一樣，簡直是不像皮條，即使你到處搜尋，

也尋不出一個給女人做工的更好的皮匠了。

美 那麼，你爲什麼讓那一條失去的呢？

珂 我的親愛的美忒羅！我想得到她，有什麼事沒有做過呢！我用盡了所有的勸誘的狡計。我給他親吻，我摩他的禿頭，我斟美酒給他喝，我用各種親愛的名字叫他，我做了一切的事，只沒有將我的身子給他罷了。

美 阿，但是你應該這樣的做，倘若他要你如此。

珂 是呵，本來我也可以，但是時候不很好，因爲在這中間比達思的婢女來了。你知道，她到這里來，日夜的在我的磨；她簡直要將她研成粉末了，只爲要省四個阿波耳（約值二角）拏自己的磨石去重磨一下。

美 但是，親愛的珂列多，這皮匠怎樣的尋到你這里來的呢？你把這個也老實的告訴我。

珂 亞耳台密思，鞣皮的亢達思的女兒，將我的住處告訴他，差他來的。

美 亞耳台密思總是尋到什麼時新東西，在這個虔婆的行業上她簡直的使得達羅減色了。但是，雖然他不肯讓你獨買兩條，你總應該查出那一條是誰買的。

珂 我也求他，但他立誓不肯告訴我。你看，他的愛是多麼大呀？

美 你告訴我，我其次應該訪誰去了。我將去尋亞耳台密思，從她那里查問這開爾敦到底是什麼人。那麼，我願你運氣好，珂列多。

我的丈夫怕要餓了，所以我須得快跑回去。再

會罷（美忒羅下）

珂（在門口）鴉頭，關門，而且趕快數我的雞，——你是看守他們的，不是麼？——看他們是不是都在那里。倘若都在，給他們一點穀吃。那些偷雞賊會把一隻母雞偷去，正當你將她放在膝上撫養著的時候。

這是海羅達思（Herodas）所作擬曲的

第六章，今從英文本重譯。第七章說美忒羅

帶了幾個女友到皮匠開爾敦的店裏去買皮鞋，末節開爾敦說，「吹蕭的友誼台列思

時時來這里，求我將這鞋賣給她，但是我不喜歡她，我不肯賣，倘若她不出四個達勒科（約值十元）。她很凶的罵我的妻。我知道

你是等着鞋穿。不要那麼歇，把這個拏去送給友誼台列思，或是赫加台，或是她的女兒。是了！你拏這兩條去，算七個達勒科罷。

我爲了美忒羅這樣算了罷。——唉，你的親吻將送我直到天上，即使我是一個石像。這

你的並不是否頭，這是幸福的飾。唉，你爲他日夜開你的嘴的人，真是與祝福的神們相去不遠了。

這一節話，頗可以作上文的參考。至於這開爾敦與美忒羅，當然與第六章的人物沒有什麼連絡；古代喜劇中某種人物差不多有一定的名字，古典喜劇的皮匠便統叫作開爾

陀。這一個字出於希臘語的開爾陀思，意云利，云狡計，後移爲狡獪者，爲狐之別稱，這里所用大約便取這意思。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補記。

雪

魯迅

——野草之八——

暖國的雨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燦爛的雪花，博識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爲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豔之至了，那是還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罄口的蠟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綵的雜草。胡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山茶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彷彿看見冬花開在雪野中，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着；也聽他們嗡嗡地鬧着。

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薑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因爲不成功，誰的父親也來幫忙了。羅漢就塑得比孩子們高得多，雖然不過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終于分不清是壺盧還是羅漢，然而很潔白，很明豔，以自身的滋潤相粘結，整個地閃閃地生光。孩子們用龍眼核給他做眼珠，又從誰的母親的脂粉盒中偷得胭脂來塗在嘴唇上，這回確是一個大阿羅漢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紅地坐在雪地裏。

第二天還有幾個孩子來訪問他，對了他拍手，點頭，嘻笑。但他終于獨自坐着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爲

不知道算什麼，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却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粘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為屋裏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亂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燄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瀾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在無際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 修正紅樓夢辨的一個楔子

平伯

明白和乾脆是考證文字的兩種美德。明白是能清，乾脆是能斷。這兩種德性在文章上的具備絕非容易——或亦可說十分容易。何以故？凡作考證文字，志在求得密符所考證事物之真。這種真實在概念上雖應該是一致和諧的，在吾人心目中則往往呈複雜糞混的殊異光景。這真是一種無由彌補的遺憾！一致和諧的「真」不可得，所得的只是非一致和諧的「疑真」。處在這種狀況下求文字的明白乾脆，是否容易？我們答言：『絕非容易』。

何以又下轉語說十分容易呢？這可有兩種解答。『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這種自古已然的感慨，我輩區區何能外此。我們以求

獲疑真自畫，已經够沒出息了，何敢強他人以相從？俯拾即是本領，我，我們雖信未曾有，安見並世無命世之英才呢？就這一觀點立論，做出明白乾脆的考證文章，至少只可說，「我們不大會，」（這已有點誇大狂了！）萬不可說「你們亦不大會罷。」即使你們幸而有滄海的度量。宰相肚裏好撐船般的度量，而我決不敢輕易造此口孽的。罪過！罪過！

較客氣的解答有如上列，恕我還有一番鹵莽的話呢。如有自信不見得有什麼神通力。如魯罔求玄珠似的一檢就把「真」檢着了，而又非做做明白乾脆的文不過癮的人，對付他我有一妙策，不敢不告：就是硬把淆混的化為明白，複雜的化為簡單好了。這個簡單化的訣竅說穿了，不值半文，但遭逢一切的事情，拿定 too simply 的符咒，咬緊牙關對付下去，我不信人人都有這種勇氣。我奉勸有志于此的諸公，不可輕心掉之，必要能勉為其難方好。（志是各人自己的，我不敢勸你們立下這個志願。）

申說一句，經過簡單化的文章的明白乾脆是複製的，是矯揉的，是熱菜回過鍋的；所表現的既非「真」，亦非「疑真」，只是「似真」。若依孔二先生的慣語，綜括以上所述，可列作三項：

- (甲) 知之謂知之——得真
  - (乙) 不知謂不知——得疑真
  - (丙) 不知謂知之——得似真
- 從甲，因我的不配；從丙，因我的不敢。我只

得老做大傻瓜，在其間懸着，白瞅着人家嘴裡咕嚕着漂亮的話，筆下揮灑着絕妙文而莫可奈何。您說，我倒霉嗎？

凡感想均非徒然的，必有所為。發牢騷自然為着辨解，誰說不是！我常聽見人評我的文章太繳繞，而同時在我方病其太單簡；又曾聽見人批評紅樓夢辨一書太不斷，而同時在我方病其太不疑，人我兩方的意見這般歧異，真令人有悵悵何之之感：「自悔其少作」這是我輩的常情，少作已經要不得了，而依照他們的估量偏又加上一重新的要不得。破筭箒可以擲在壁角落裡完事。文字流布人間的，其擲却不如的易易，奈何？我對於紅樓夢辨有點修正的意見，在另一週刊上發布其一部分，希望過失不致因愈改削而愈多，其他更何所求呢。

### 日本的人情美

開明

外國人講到日本的國民性，總首先舉出忠君來，我覺得不很的當。日本現在的尊君教育確是降盛，在對外戰爭上也表示過不少成績，但這似乎只是外來的一種影響，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閱內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在「什麼是日本文化」一章中見到這一節話：『如忠孝一語，在日本民族未曾採用支那語以前係用什麼話表示，此事殆難發見，孝字用為人名時訓作 Yoshi 或 Taka，其義只云善云高，並非對於父母的特別語；忠字訓為 Tada 也只是正的意義，又訓為 Nameyaka 意云親

切，也不是對於君的特別語。如古代在一般的善行正義之外既沒有表示家庭關係及君臣關係的特別語忠孝二字，則此思想之有無也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內藤是研究東洋史的，又特別推重中國文化，這便說明就是忠孝之德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我國的國粹黨聽了且請不要鼻子太高。）現在我借了他的這一節話並不想我田引水，不過藉以證明日本的忠君原係中國貨色，近來加上一層德國油漆，到底不是他們自己的永久不會變的國民性。我看日本文化裡邊儘有比中國好幾倍的東西，忠君却不是其中之一。照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也有非講國家主義不可之勢，但這件鐵甲即使穿上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不能就作為大褂子穿，而且得到機會還要隨即脫下，疊起，收好。我們在家裏坐路上走總只是穿着便服；便服裝束纔是我們的真相。我們要覘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襍襠雙刀的尊容，須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時的樣子纔能知道他的真面目，雖然軍裝時是一副野相。辜鴻銘老先生應大東文化協會之招，大頌日本的武化，或者是怪不得的，有些文人如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保羅路易古修(Paul-Louis Couchoud)之流也多未能免俗，彷彿說忠義是日本之精華，大約是千慮之一失罷。

日本國民性的優點據我看來是在反對的方面，即是富於人情。和辻哲郎在古代日本文化

中論「古事記之藝術的價值」，結論云，

『古事記中的深度的缺乏，即以此有的人生觀作為補償。古事記全體上牧歌的美，便是這潤澤的心情的流露。缺乏深度即使是弱點，總還沒有缺乏這個潤澤的心情那樣重大。支那集錄古神話傳說的史書在大與深的兩點上或者比古事記為優，但當作藝術論恐不能及古事記罷。為什麼呢，因為牠感情不足，特別如上邊所說的潤澤的心情顯然不足。古事記雖說是小孩似的書，但在牠的美上未必劣于大人的書也。』

這種心情正是日本最大優點，使我們對於牠的文化感到親近的地方，而無限制的忠孝的提倡不但將使他們個人中間發生許多悲劇，也即是為世人所憎惡的重大原因。在現代日本這兩種分子似乎平均存在，所以我們覺得在許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間時時發見一點光輝與美。

### A. Petöfi 的詩

L. S. 譯

○太陽酷熱地照臨……

太陽酷熱地照臨，  
周遭的穀子都已成熟：  
一到明天早晨，  
我就開手去收穫。

我的愛也成熟了。

紅熾的是我的精神：

但願你，甜蜜的，唯一的，——

但願你是收割的人！

○墳墓休息着……

墳墓裏休息着我的初戀的人兒，  
而我的苦痛就如月亮，當墳墓的夜中，  
新的愛從我這里起來了，太陽似的，  
而那月亮……在太陽的威力下柔融。

○我的愛——並不是……

我的愛——並不是一隻夜鶯，  
在曙紅的招呼中覺醒，  
用了受白晝的親吻而赤熱了的妙音，  
來響徹這人境。

我的愛并不是鬱鬱蔥蔥的林藪，  
有白鵝浮泛于閒靜的魚塘，  
而且以雪白的頸子點首，  
向了照耀在川水裏的月亮的影光。

我的愛并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妬在那里霸着：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 海訥除夕歌

林玉堂譯

此詩原名『除夕歌』，題為“Sylvester-Abend”，後改為春醒集第六十五，文中并除夕之意刪去。茲所譯者以原板為根據，錄

贈語絲第十一號以作陰曆除夕紀念  
譯者誌

新年來，舊年過，  
舊年作孽害阿哥，  
給我許多苦惱，  
許多愁慮憂勞。  
拿來個棺木  
葬他如何？

棺木要多大？

須比海特堡 (Heidelberg)

二千多斤酒桶大的多。

我要放些東西——  
先別問是什麼。

拿一輛，大棺車，

車底盡用厚板做。

長要長多少？

要比邁因河 (Mainz)

那座古橋還要長些兒。

又大漢，十二個

應該怎麼大？

應似柯倫禮堂中

的聖像克利斯多 (Christoph)

這些大漢子，

該拖這棺車，

直到海外天邊，

葬下大洋深波，  
因為這種棺木  
只配這種休所。  
看官知道，  
棺木怎大是為何？  
為要埋我的情愛  
和我滿腹的怨呵。

永樂的聖旨

開明

立齊閑錄，據西庫子部存目所記凡四卷，  
明宋端儀著。我所見的是明抄國朝典故殘本，  
只有上兩卷了。第二卷係記「靖難」時事，有  
黃子澄等四十八個「奸臣」的事跡，其中有幾  
節白話諷旨頗有意思，今抄錄于下。(原本脫  
悞費解處均仍其舊。)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順  
門口奏，「有奸惡齊泰姊并兩個外甥媳婦，又  
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  
子看守著，年少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  
子，又有三歲小女兒。」奉欽依，「由他不得  
長到大便是個淫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  
澄妻生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又有使家有鐵信  
家小妮子。」奉欽依，「都由他，欽此！」

正月二十四日校尉劉通等齊帖一將科引犯  
人張烏子等男婦六名，為奸惡事；又引犯人楊  
大壽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為奸惡事。欽依，  
「是，連這幾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那

一時起還有不罕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推  
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把廝每都拿去，同刑科  
親審。親近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只發去  
四散充軍；若拿遠親不肯把近親的說出來，也  
都凌遲了。」

謝昇妻韓氏年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送  
洪國公丘福處轉營姦宿。

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官于奉天門奏有毛大

芳妻張氏年五十六，病故。奉聖旨，「著錦衣  
衛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永樂某年某月二十三日禮科引犯人程亨等  
男婦五名，為奸惡事，合送該衙門。奉欽依，  
「是，這張昺的親是鍊，錦衣衛拏去着火燒，  
欽此！」

以上五節，當作史實看去，發生于十五世  
紀初，在歐洲也正在舉行神聖裁判，似乎不足  
為奇：五百年來，世界究竟變好了不少了。但  
是在中國，如夏穗卿先生所說，「唐以後，男  
子是奴隸，女子是動物了，」這個現象至今還  
未大變，我們到底不知道自己住著的是文明的  
還是野蠻的世界。我相信像上邊所錄的聖旨是  
以後不會再有的了，但我也覺得朱棣的鬼還是  
活在人間，所以煞是可怕。不但是講禮教風化  
的大人先生們如此，便是「引車賣漿」的老百  
姓也都一樣，只要聽他平常相罵的話，便足以  
證明他們的心是還為邪鬼所佔據。——趕走這  
些邪鬼是知識階級的職務。我希望他們多做這  
一步工夫，這實在要比別的事情更為根本的。